

銘報

Media News
媒介中的媒介 新聞中的新聞

新聞

發行人／李銓

社長／倪炎元

發行所／銘報新聞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創辦

http://mol.mcu.edu.tw

第2000號

總號第2200號

採訪中心／28824564轉2413

行政中心／28824564轉2413

1982年11月1日校內創刊

1989年11月1日登記出版

告別老媒體靈魂 向倪院長致敬



上圖為倪炎元院長殯葬彌撒現場。下圖由右至左分別為，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余範英，銘傳大學總校長李銓，倪炎元胞弟倪健元，倪炎元長子倪瑞興，在告別禮上感性致詞。

記者／葉芳吟、陳思好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倪炎元的追思殯葬彌撒，17日在台北天主教聖家堂舉行。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余範英、銘傳大學總校長李銓及校長沈佩蒂、台灣大學、政治大學、世新大學、文化大學等學界人士及中國時報和媒體同業到場悼念。

由家人特別剪輯的告別影片，播出倪院長的人生歷程，不管在中時或銘傳，對工作都充滿熱情，深受同事及學生的喜愛，更能看到他與家人和樂的相處畫面，臉上永遠充滿帥氣、溫暖的笑容，影片結束時，多人拭淚紛表不捨。

「這樣的媒體人並不多，做學者的應該很幸運有這樣身心合一的倪炎元老師，他接觸到的是新時代、新媒體，但他有老媒體的靈魂。」這是余範英對倪炎元的評價。

她哽咽地說，他是父親余紀忠先生的小書僮、小夥伴，倪炎元曾經在第一線的觀察與奮鬥，陪伴許多在場的中時同事們，看盡了社會的改變。「炎元永遠保持冷靜、保持包容，但是用犀利的眼光和言語表達對中華文化改變的決心。」她最後感謝倪炎元支撐、陪伴著中國時報。

總校長李銓致詞前特別感謝中時送給銘傳這麼好的老師。他指出倪院長在銘傳大學服

務三十年，為學校創造許多機會與歷史，更深受同事與學生們的喜愛，非常感謝他對學校的付出。

李銓表示，「倪院長致力打造傳院黃金十年，他陪著我赴大陸交流、打造數位校園，如今仍歷歷在目。」倪院長生命中一半的時間都付出給銘傳大學，李總校長稱他是真正的銘傳人，培育了成千上萬的銘傳學子。

倪院長胞弟健元追思，「大哥是家裡的好好先生，印象在家中很少看他生氣，也不怎麼拒絕弟弟妹妹們的要求。」他提到，倪炎元在世最大的願望，是退休後開部落格，分享他喜愛的電影，「雖然現在是不可能完成了，但相信他在另一個世界一定會實現。」

倪院長的兒子瑞興表示，雖然工作很忙碌，但一回家他馬上就會變成一個疼愛太太、溺愛小孩的慈祥爸爸。「爸爸你有看到嗎？今天有許多人來看你哦！」倪瑞興對爸爸呼喊著。他哽咽說道：「小時候有陣子爸爸很晚回家，我一定會坐在門口等他回來，他開門一定會把我高高的抱起來，然後我才肯睡。」心愛的爸爸雖然離世，但生前的畫面仍歷歷在目。此時台下的與會者頻頻拭淚。

銘傳大學新媒體教育的實踐家 —感懷倪炎元院長

銘傳大學 總校長 李銓

懷著沉痛的心情代表銘傳大學和大家一起追憶倪炎元院長他在銘傳大學的榮耀。

民國69年，我在銘傳商專成立大眾傳播科，為能讓學生與業界接軌，便邀請不少業界人士來銘傳任教。民國81年，倪院長還在中時任職時，便延請他到銘傳授課兼任；民國98年，倪院長自中時退休，我便邀請他至銘傳擔任專任教授；民國101年我與倪院長深談，須仰仗兼具學術及業界經驗、人脈豐富的人選接任院長一職，他便盡全力擔下傳院的重擔。

謙謙君子的倪院長深獲學生喜愛，如今畢業許久的學生仍懷念他那帥氣的身影。傳院在歷屆院長及師長的打造下，已是擁有銘報新聞、銘傳電視台、銘傳廣播電台、整合行銷傳播中心等實習媒體著稱的學校。倪院長接任後，總是帶領傳播學院團隊盡力為之，在他任內9年間，致力打造傳院黃金十年，推動兩岸學術交流，時刻關注海青班學生學習。9年來，他陪著我赴大陸交流、打造數位校園，如今仍歷歷在目。

為了實現學校「數位校園」的理念，倪院長將原有的銘報新聞、銘傳電視台、銘傳廣播電台以數位化

的方式，將多媒體內容透過一雲三螢展示，也相繼成立品牌實驗室、網路聲量與新媒體研究中心及VR暨未來媒體實驗室等，這些都是銘傳智慧校園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將虛擬實境新技術落實於傳播課程，同時也建置了完整的情境教室。

我非常感謝他全力協助本校推動無人機教育，成立了中華AI無人機協會，目前銘傳大學已在桃園和金門兩校區都成立了無人機考照場地，打造出一個擁有新媒體、新思維的傳播學院，用新的觀點與設備走在大學校院傳播學院的前端。

倪院長在銘傳大學服務30年，他是真正的銘傳人，永遠實踐人之兒女，己之兒女的教育理念，他和夫人把自己四個子女培育成材，也培植了成千上萬的銘傳學子，我和沈校長及銘傳師長永遠不會忘記他對學校及學生的貢獻。

祝福他現在已卸下了重擔，回到天國永遠與主耶穌基督同在，傳院的教職員生一定會更加努力，為銘傳大學傳播學院的光榮繼續奮鬥。

感謝主耶穌基督的愛，讓他有能力對新聞媒體與傳播教育作出巨大的貢獻，今天以後他將安息主懷，我和大家永遠都感謝懷念他。

春風化雨 永遠愛倪

士人典範—永懷倪炎元院長

銘傳大學校長 沈佩蒂

我所認識的倪院長不僅擁有政治學博士，而且對中國傳統文化身體力行，在他擔任中國時報總主筆期間，他的文章展現出個人的道德良知，也為國家與兩岸發展方向，指出中華民國憲法與關懷天下蒼生的最高依據。這就是他胸懷國家，以民為本的士人精神充分展現。

倪院長離開中國時報後，就在銘傳大學專職任教，他不僅培育、啟發學生專業的知能，而且還把士人「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做人處事風格帶進了職場。他擔任院長期間，成功將新媒體科技與設備導入教學。我記得他多次在行政會議報告最新的媒體生態與發展，尤其對於「後真相」時代媒體報導風格改變，對於年輕人價值觀產生莫大轉變，這讓我與在座的主管印象深刻，也認識到運用新媒體的精神、技能與規範，是現代每一個大學生必備的職能。因此銘傳大學就在通識教育中排入了新媒體實作的微課程，讓全校學生都可以學習到如何運用新媒體與媒體倫理。

銘傳大學期許老師做好經師更要做好人師，好的學問可以幫助學生精於修業，但是人生觀、價值觀與良好品德的培育，更是老師重要的職責。倪院長在本校服務多年，我認識的他是一位謙謙君子，從不與人爭，自己默默努力付出，他領導的銘傳大學傳播學院，給人的印象就是雍容大度、涵養內斂的君子，可是傳院這幾年的教學成果卻是非常令人驚豔，不僅學生在各項國內外競賽捷報頻傳，老師的研究與產學合作也有長足的進步，尤其其他對人工智慧、虛擬實境與360環景攝影結合運用在傳播學院各個學系，教學成果非常豐碩，學生受益良多，也受到業界的好好評。

哲人其萎，但其精神永存，這些日子有很多畢業多年的校友回到傳院來感謝他、紀念他。本人謹代表銘傳大學全體教職員工生謝謝倪院長為教育的辛苦付出，他所代表的士人典範，必將在銘傳大學及傳播學院繼續發揚光大。敬禱倪院長安息，您所教育的學生一定會繼承遺志，在各界發揚光大。



關於我爸的一件事

大女兒 倪瑞廷

我大學畢業後，完全不知道做什麼，我爸建議我去考研究所。他還動用他的人脈介紹我去實習，幫我看自傳啥的，最後讓我勉強考上（候補一）。不過他沒料到他女兒並沒有如他一樣熱愛追求知識，論文教科書重看幾遍都看不懂。後來因為論文不知道寫什麼，果斷放棄學位。最後只從研究所帶回一個女婿（也沒畢業），應該也不算白忙一場？

前陣子我在寫一個劇本，改編自三國志的一個故事，是不擅長的主題。上班+小孩+跑桃園長庚，我又寫作不順，還焦慮夢到我帶家人去看這戲的公演，結果難看到我妹狂問能不能走了？的惡夢...

爸爸離開的前幾天，我跟陽陽一起陪爸爸。爸爸問我劇本寫的怎麼樣？我只寫了一半，而且已經超過繳交期限了。我對三國志無感，但爸爸一直很有興趣，要我講給他聽。（其實我幾乎沒有在劇本會議以外的地方講我正在寫的劇本，因為我就怕。）

但誰能拒絕病床上爸爸的要求呢？於是我從第一場開始講，所有的人物安排，還有我自以為精妙的點子，還有我自己覺得厲害讓劇情衝突在設定的主題上....

過程中，護理師三四次打斷我們，進來幫爸爸換藥量血壓。等護理師離開，爸爸會虛弱的催促我繼續講。等我終於講完了故事，

人很好的陽陽稱讚好聽，爸爸點點頭，話都快說不清了還幫我想了個時事梗諷刺笑話加進去。

沒隔兩天，爸爸就快速的變得更虛弱，然後離開了。

這劇本當然我沒辦法完成，最難寫的結局得交給別人收尾。我也不知道我的案主們覺得我寫的怎樣，搞不好因為我寫太爛而大改最後會呈現跟我想像去甚遠。

但我已無所謂，反正當我爸叫我繼續把故事講完的那個瞬間，我的故事就成為最好的故事了。

其實我至今，依然跟剛畢業的我一樣，不知道我到底要幹嘛，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所以我很感謝我自已那一天有跟爸爸講我的劇本，我想把這一件小事寫下來，讓我不要忘記爸爸永遠支持我肯定我。我也很感謝我自己（還有我媽），即使很痛苦還是繼續寫劇本，當我跟其它三個優秀的孩子站在一起時，還有一點點不凡的成就就可以被我爸提起。

爸爸，你一定知道我們都會很好的，我們樂觀、大而化之、有幽默感、又不愛計較，全都像你。比起悲傷，我們全家人更擅長笑。

感謝你帶給我們的，然後今天先到此，我怕明天睡過頭。

風傳媒總主筆 夏珍

人的一生裡，必然遭遇無數次的相逢與離別，家人的不計在內，血緣關係的「相逢」是宿命，是甜蜜的糾纏；家人之外的相遇是緣份，上天為什麼會給這樣的緣份，極難言說，也不可言說。

家人之外的朋友，相逢與離別，都是一種捨與捨不得的人生功課。自國中起親眼目睹朋友的離世，對於這種上天賜予卻叫人傷心的緣份，始終不解，當然無可避免的始終傷懷。

我是一個開心如陽光的人，但凡有不開心，總笑說哪能不開心？要有不開心只能讓別人開心，比方當記者可以罵人三十多年不休，總能讓別人開心。但其實，我不是這麼陽光，生命根底裡總有一道揮不去的陰影—這不重要，陰鬱誰沒有呢？但凡記者這行，「英年早逝」者多不勝數，很難講有沒有職業因素，比方說晨昏顛倒、顛倒能睡得好，不能睡的多了去，食無定時遑論定量、抽菸喝酒、不抽菸還要吸別人的二手菸...因為太早離開的朋友太多，多到幾乎無法言語，連傷心都無法多言，不過，深夜的此刻，還是想說一些話，給再聽不到我說話的朋友—炎元。

炎元是我政大的學長，這不重要，在學校裡，我就是個悶頭管自己、見人不說話的屁孩（不愛說話，也因為嚴重口吃，想說都說不出口）。識得炎元的第一眼，就是進中時的「新生訓練」，那一年，我們同梯進中時，還有後來炎元的副手佩璋、搞工運的玉琴、選立委的沈智慧、美之不可方物嫁給大律師的文哲、同班的照真...，還有第一眼覺得哪來一尊「雕像」般人物的炎元—炎元長得五官輪廓鮮明，就是帥！不過，屁孩如我，人臉辨識系統大概尚未完全，竟蠢到問當時的採訪主任（林聖芬），中時幹嘛要找個「外國人」當記者？哈，炎元當然不是外國人，但我的蠢笨已經讓聖老大大吃不消。這是我與炎元第一眼的緣份。

進入中時，我被丟進政治組跑學運，理由很簡單，因为我完全沒有工作經驗，連路線都不知如何分配，聖老看我才畢業就讓我跟著教育記者，若非政治開放校園事多，我這個屁孩大抵是跑不出什麼天大的「教育新聞」，果不其然，教育新聞被我活生生跑成政治新聞。炎元則到專欄組，那個時節，我是完全不知專欄組或主筆室到底是個啥單位，也不必管，炎元於我就是見面點點頭的同事緣份。有一天進辦公室，炎元跑到我身邊說一句，「疑，你小腿好看耶」，我當場差點翻臉，那一天我穿著老媽為我新購置的高領過膝裙裝，的確也只看得到小腿，這句讚美我應該是聽得心花怒放（不然不會一直記得），但我後來一直說，因為炎元這句話，讓我從此不穿裙子，好抹平性別差異。我是誇張了，不穿裙

爸爸再見了，謝謝你愛我們

二女兒 倪瑞宏

老爸星期二離開了，從醫院接他去殯儀館路上，我坐在靈車與媽媽、三叔陪著爸爸，開車繞去我們興隆路的家樓下時，我看著家樓下的大門對爸爸說：「爸爸我們到家了，你快上去看一下記得去摸一下bubu(我家貓，平時都是爸在養)，她超想你。還有去你睡覺房間看一下我幫你換的新窗簾，還有你心心念念的壁癌問題我也幫你解決了，你也過去看一下奶奶...你終於出院回家可以自在了！」

此時，我似乎看到爸爸把後車門打開，跳下車，站在公寓門口和我開手招，穿的是他平常去路口全聯購物時會搭配的淺色格子襯衫，和卡其色短褲運動鞋，十分日常休閒樣子，看起來非常健康，我眼淚整個又

子是刻意為之，要讓自己像個男人，和炎元其實無關，但炎元的一句話，就是第二眼且再難忘的緣份。

在炎元還沒當總主筆的時候，他就常被余老先生指定寫社論，我也開始受命寫小社論，時不時我們倆就被叫進老先生宅邸「聽講」，老先生講完不可能輪到我寫，只能是炎元寫，我就是一個旁聽生，畢恭畢敬如我，總是張大了眼聽著老先生講著我大概只能聽懂三、四成的兩岸鴻圖，連搭腔都難，神奇的是，沒有一次例外，炎元就能從頭打瞌睡到底，有一回甚至打起了呼嚕，面前的老先生照講他的，旁邊的炎元照睡他的，清醒的我簡直不知如何是好，但問題不大，因為隔天總是有社論。這是我與炎元共事最奇特的第三眼緣份。

炎元當總主筆之後，我和他互動頻繁多了，頻繁不是因為我開始固定寫社論，而是因為我「不固定」要應急，不論是該輪寫的沒交稿，或者輪到了又有突發情況要易稿頂替，炎元總是一句，「能不能趕一篇頂頂？」我也只有一句，「那你得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成了我倆的通關密語，而我通常不會讓他等太久。這是我與炎元的維持最長久的第四眼緣份。

二〇〇九年，炎元要我報卓新評論獎，我瞪著他，「政治評論報什麼獎？報了也得不到。」他一貫不理之回我，「這你別管，反正資料你填寫，剩下的我處理。」剩下的真的都他處理，那一年，我準備的得獎講話稿是為不能回國的閩愈政大老寫的，結果，現場一公布得獎者是我，差點昏倒在地。這是我與炎元的第五眼緣份，沒有他，我寫一輩子評論都是過眼雲煙（得獎，還是過眼雲煙）。

我轉調時報周刊之後，除了寫寫社論，平日無大事，老同事建川邀我至東海兼課，炎元湊上熱鬧，也邀我到銘傳研究所兼課。那兩年時光，是我在新聞生涯中的小轉彎，如果不是風傳媒開台，我這個人生之彎大概就彎到底了。這是我與炎元的第六眼緣份，因為風傳媒，我抵死不再兼課，人生只能做自己應付還有餘裕的工作，超過負荷的能耐，就得認份。但這個第六眼的緣份讓我看到炎元學者的那一面，不是開玩笑，他那本「公關政治學」，我是像研究生做功課般畫線讀之，然後現學現賣。

相識相交三十五載，宛若君子之交，不是其淡如水，而是其醇如酒，飲之痛快。炎元病中，去年眾家兄弟最後一聚，看著他精神尚好，只是時間殘酷又吝嗇，清明才過即聞噩耗。我想炎元不會計較老友如我未及見他最後一面，在我們心中，他永遠是那個言笑晏晏的美君子。

跑出來....爸爸再見了，謝謝你愛我們。

而這張我們一起看手機的照片是2018年今周刊記者採訪我們父女時幫我們拍的，因為我和我爸平常不會這樣互動，就表演了一下，我們還尷尬到，只好點開我姐剛傳來她家貓節育手術完走路不穩的影片（笑死）因為攝影師是個大叔，拍出效果非常像建設公司的廣告，我的熱心網友姐妹就順便幫我合成。

拍照的地點就在我家樓下小花園，他和我再見的地方，現在看來格外珍貴。

另一張是我剛出生時被宛如帥氣韓星的爸爸抱著，實在太可愛。

我和老友炎元人生相遇的「六眼」緣份



遙遠的爸爸

三女兒 倪瑞陽

從我有記憶以來爸爸一直都好忙，一整天就說上幾句話而已，小時候我只知道爸爸是報社很重要的人，我還不懂什麼是社論，常常翻來覆去的看中國時報，找爸爸的名字想剪下來收著，但總是沒找著，然後日子就過了。

小時候我就很喜歡自編自演講故事，通常都是很無聊的女孩身世悲慘的那種故事，媽媽常說等爸爸回家，可以說給他聽，講了好幾次我記得我總是害羞、又猶豫的不知道該怎麼跟爸爸說話，後來也沒跟他分享。

國中的時候，我記得我跟弟弟小，還沒能擁有自己的房間，書桌就放在客廳旁，爸爸每天晚上上班前都會摸摸我的頭，說陽陽他要出門去上班了，我記得有一次，是他好趕好趕出了門，他竟然匆匆的再折回來摸摸我的頭才去上班。

後來上大學我一頭就栽進了系學會，我記得大四那必須協助籌辦24系合唱比賽，重要的決賽時刻，北銘入圍的學系也會來到桃園，傳院院長我爸也來了，準備要頒獎的重要時刻，爸爸卻不停地打瞌睡，我就在對講機裡督促工作夥伴別把直播攝影機轉到講師席。果然那年傳院還是得了冠軍，他上台被學生歡欣的簇擁在一起拍照，說是要請客的樣子非常開心。我的系所是進了決賽卻沒有名次，我自然是哭哭啼啼，只得結束後，跟爸爸說我要場復沒辦法跟著他的車子回家，我記得爸爸神情很失望，現在想想，那時候就搭他的車一起回家多好。

可能因為上了大學，爸爸出門摸摸我的頭的習慣沒了，我更覺得與他遙遠，我記得有好幾次，跟爸爸看電視的時候，我還自以為是連續劇的女主角假裝睡覺，慢慢偷偷靠著爸爸的肩膀一下子，但是也就這樣子而已。

銘傳畢業後，爸爸突然跟我說可以去念世新的公廣所，說他覺得我個性適合，我那時候沒多想就認真準備了面試，也就順利從研究所畢業。現在想想這真的是一個非常美好的決定，讓我有機會多了好多與爸爸之間的話題，他在看的書、念的研究，我也是直到念研究所才認識，每次跟爸爸討論公關、媒體實務相關話題都好開心，總覺得終於有件事情可以跟爸爸一起做、一起討論、一起學習了。

記得，有一次我接到奧美觀點寫文章的任務，要給爸爸看我寫的稿子真的心裡七上八下，躊躇了好幾天才勇敢寄出去，好險他只稱做修改並誇獎我寫的不錯。我開始覺得，爸爸沒有那麼遙遠了。

但是當我終於覺得離他近一點的時候，爸爸卻生病離開了，這一次真的去了一個很遙遠的地方。後悔一直到爸爸住院，我好像才有膽真的去擁抱爸爸，但這個時候的他已經很瘦了，也沒有力氣回抱我了。

待在靈堂的那幾天，每天都有爸爸的親友來致意，他們說著爸爸的好、聊著爸爸以前說過的話、做過的成就、如何影響他們等等，一直到那時候，我才重新認識一次我爸，心想爸爸原來是成就那麼多大事的人！當然他們也說，爸爸個性謙和圓融卻堅毅，處理事情冷靜穩健；說他擁有寬大柔軟的心，與人相處如暖陽春風；說他隨和風趣不愛計較，舉手投足都是豁達及瀟灑。

然後我才發現一直覺得遙遠的他，其實離我好近好近，因為爸爸的為人處事、這些美好的面貌，就跟他待家人的時候一樣，他用最寬大、最美麗的心，穩固的抱著我們全家，也是以身作則教育我們，原來，他的一部分早已映照在我們身上了。

爸爸，你總是喊我「陽陽」，雖然我現在再也聽不到了，但希望我以後可以像你一樣，暖洋洋的照亮別人，然後畢竟我跟你最像，所以接下來爸爸燦笑，我幫你一起笑下去；我知道這樣你就不會離我這麼遙遠，也不用替我們擔心了。

滿滿的回憶，滿滿的淚水，滿滿的不捨

兒子 倪瑞興

打開手機滿滿的回憶，滿滿的淚水，滿滿的不捨...爸爸謝謝你...我永遠愛你...

4月6日下午，爸爸在家人的陪伴下走完了生命的最後一刻。記得在最後的最後，我們暫時收起了悲傷情緒，開始聊起了小時候的快樂回憶，而爸爸好像不再擔心我們放不下一樣，心跳逐漸慢了下來。

最後姑姑帶著滿臉的淚水說道：「哥，你還記不得以前我們總是一起在幼稚園等爸爸接我們回家？有一次爸爸忘記來接，你就一直哭個不停後來我說：『哥你不要怕，妹妹帶你回去！』。」姑姑帶著滿臉淚水的爸爸回家，結果爸爸看到了爺爺又

哭了，原來是因為怕挨爺爺罵，怎麼沒有等爺爺來接？

姑姑說完了故事，爸爸的心跳也跟著停止了。好像姑姑真的牽著爸爸的手見到了在天堂的爺爺...原本半開的眼與嘴也都安祥的閉上了

爸爸陪伴我的26年，給我最大的空間讓去追我自己喜歡的事情，不僅是到日本留學、或是學習三味線，每一步都少不了爸爸的幫忙。

謝謝爸爸，當你的兒子真的很幸福！我會把你的故事永遠記牢記在你的心，把你的精神努力傳承，帶著你的招牌笑容繼續走下去。



元倪懷緬 各界緬懷倪炎元

化悲痛為力量 踏著倪院長的足跡繼續前行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全體師生：

儘管難過不捨，傳院會踏著您的足跡繼續前行。當院長辦公前搭上緬懷倪院長追思板，看到師生們上面留言，再看到上頭那張院長微笑的照片，才真的感受到院長離開我們了！對傳院學生來說，院長是最帥氣的大家長，在他過去9年帶領下，傳院無論在新生盃合唱比賽或是啦啦舞全校競技往往都是冠軍常客，讓其他學院既愛且恨。院長關心孩子們，無論如何一定會到場陪著傳院學生走到最後一刻。

於傳院老師而言，院長是最和氣的指導者與協助者，他會聆聽老師的抱怨，也會盡力幫忙解決問題，所有院上的對外事務他都盡力承擔，能夠不麻煩任何一位老師時，他一定自己概括承受；需要團隊合作時，院長一定是帶頭的那一位。所以傳院的老師對倪院長除了尊敬愛戴外還是尊敬愛戴。

在帶領傳院方向時，院長抓住新媒體創新與發展契機，全力帶動傳院四系分系招生，發展出各自特色，讓傳統媒體與新媒體融入課程與實作，藉由實務操作課程，培養學生多元思維與多元能力，適應未來業界的發展趨勢。9年來他讓銘傳傳播學院成為國內第一所新媒體融合整合發展的傳播學院。

傳院對外交流上，除海青班與金門班的經營外，在兩岸交流上，院長更是全力以赴，跟隨李校長、沈校長與學校團隊奔走在大陸東

懷念炎元 懷念稀有文人典型的他

《報導者》創辦人兼執行長 何樂幸：

我和炎元不常互動，但有長達十年時間的合作情誼，彌足珍貴。進中時的第二年，老先生就下條子要我寫「小社論」（中時長篇社論下的小篇方塊，500字左右，作者不具名，同樣代表報社立場），我的對口是副總主筆佩璋。之後又多了「我見我思」專欄（1000字左右的具名評論），跟小社論一樣每週輪值一篇，也就是每週要固定交兩篇專欄給佩璋。每逢佩璋休假，就換成向總主筆炎元交稿。

我們這些主筆室之外的「小社論」、「我見我思」作者，正業其實是採訪中心的編採、寫稿、開會、核稿任務，副業才是專欄，因此我每天晚上總是跟時間賽跑，在政治組工作的空檔之間趕寫專欄。這種時候，最考驗主筆室的言論尺度，以及催稿者的修養耐心；也是在這段期間，我從佩璋、炎元身上真正感受到中時環境的多元包容與人文底蘊。

當時「小社論」、「我見我思」幾乎什麼都能寫，炎元和佩璋聯手撐出極大空間，作者群可說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儘管如此，每當政治組新聞忙得不可開交，很晚才能交出「小社論」或「我見我思」時，我總是對炎元和佩璋心懷愧咎，覺得擔誤了主筆室可以提早下班的特權。而無論再晚交稿，我從來沒看過炎元出現焦急或不悅臉色，他永遠像是護國神山一樣坐鎮主筆室，好像天塌下來他都能夠笑笑頂著一樣。

一個風範的消失

資深媒體人 陳文茜：

曾經、曾經我們看過許多好專欄，好社論。那些好專欄的作家、社論撰寫者，還有好主編，創造了報紙的黃金十年。從1990-2000年，從解除戒嚴後台灣民主改革，結束於狗仔當道。在報紙文化殞落前，我們曾經那麼在乎文字、觀點，如何影響一個國家的政策，那是多麼令人懷念的一段民主時光。言論的自由，也是言論的深刻，也是言論的多元。

倪炎元年歲和我同年，我的工作太忙碌，專欄總是遲到，而他總是溫柔體貼的等候，等到十點、十一點，不好催，直到我告訴他：交

北吉林、北京、上海、南京、浙江、福建等地招生，更是去打響銘傳的名號。廈門理工三合一專班五年來辛苦經營，讓理工師生讚譽有加，還將銘傳傳院四系特色與作法移植過去，河南第一學府鄭州大學聞名也特別來銘傳開設專班，讓碩士與本科生來銘傳交流。倪院長之所以會致力推動兩岸交流，著力不只在招生，更重要的還是開拓兩岸學生的視野，讓媒體的交流能夠從專業與全球華人的觀點來共同創造新的模式。

學術研究上，是倪院長的最愛，除科技部年度計畫申請年年都有他外，他還擔任中華傳播學會理事長，多次承辦學會年度學術研討會，對於傳播學術交流與培養後進，不遺餘力。在他任內選出了兩本專書，最後一本是《台灣人意象：凝視與再現，香港與大陸影視中的台灣》是他在病床上與家人共同完成的（4/17殯葬彌撒時出版），做為他告別人間最後的完美句點，也給學界和傳院最佳研究典範。

看到師生在追思板上的留言，充滿感謝之情，對於倪院長，除感謝，傳院全體師生真的感覺還是不捨，對於這位報界前輩文人風骨與謙謙君子的院長，我們以萬般不捨之情來送院長最後一程，回歸天鄉之路，院長您一路好走！

不僅如此，炎元負責的「大社論」除了幾位外部作者及夏珍、慧英等內部作者之外，碰到與媒體相關的特殊類型題目，也會來請我執筆上陣。因為有炎元的邀請與充分授權，我才能夠在那段期間放手書寫對於媒體公共化的倡議，成篇之後隔天見報就變成中時的報社立場。

我知道炎元未必同意我對媒體公共化的論點與主張，但他讓我真正體會傳統文人與知識分子的風範。對於欣賞的文章，他總是鼓勵有加，不吝讚美；對於與自己觀點不同的文章，他也總是客氣討論但從不阻止發表。他展現的不止是謙謙君子之風，而是以身作則示範何謂開明與多元。在我離開中時之前的整整十一年書寫大小社論及我見我思專欄期間，炎元這種胸襟氣度及學養風範從未變過，真可謂一以貫之，數十年如一日。

懷念炎元，於我而言就是懷念這種稀有的文人典型。願炎元安息，一路好走，我永遠記得與珍惜你的淡淡笑容與溫暖寬厚。

ps.

- 當年「我見我思」專欄頗受好評，還曾由炎元主編，集結出版《別笨了，問題在政治》一書。
- 我在2005年以大小社論、我見我思專欄集結成「追尋媒體公共化願景」系列評論，獲得曾虛白新聞獎的新聞評論獎，這個獎項也應歸功於老先生建構，炎元和佩璋維護的多元自由評論土壤。

稿了，他從不抱怨，永遠開心的說：寫得太好了。第二天，一定稍來一些鼓勵的好評語。去年他開始生病，發私訊給我：「我們彼此鼓勵。」其實當初已知他的癌症是末期，我相對輕微很多。有一種人，你見面次數不多，但會懷念，會心中老惦記著他。他走了，我心中不捨，甚至感覺是一個時代的句點：一種文明的結束：一個風範的消失。

好走，老友倪炎元 我們的青春，我們的昔日之夢

作家 蔡詩萍：

老友倪炎元，還是沒等到他最後一本書的出版，便走了！他僅僅大我一歲。我4月6日下午知道噩耗，沉吟了一整晚，想說些什麼，卻遲遲寫不出來。清晨，送完女兒上學，到市場買菜，生機盎然的市場，每個買菜的人，都是為了活著，在市場裡最能感受生之喜悅，但也唯有在市場裡，最能對比失去一位老友某種失落，而我，卻必須為了好好活著，而上市場買菜，這是多麼強烈的感觸。

炎元，跟我的人生歷程，在某些段落上，很像。他在政大唸公共行政，唸政治研究所，我在台大唸政治系，政治研究所。我們人生的交集，在研究所階段，我也忘了是怎麼起頭的。但那是個沒有電腦，沒有手機的年代，兩岸還未開放交流，然則台灣社會已經伏流激盪，人心思變，國民黨的一黨獨大差不多捉襟見肘了，黨外勢力一再挑戰威權體制，我們唸政治、法學的研究生，大多磨刀霍霍，寫文章、寫文章，投入政治運動的投入政治運動，我跟炎元跨校湊在一起，不是什麼意外的事。

我回想當時可能扮演過的連結角色，應該是我剛從《自立晚報》，轉到《聯合報》旗下，主編了一份知識型的《中國論壇》半月刊，邀作者寫稿是我的份內工作，我約莫也是在那段期間，逐漸奠定了，我日後做一輩子「評論型」文化人的雛形，只是當時還未必那麼清楚，所以才會從碩士班到博士班。繞了大段不能免俗的歷程。



我去醫院探望炎元時，跟他女兒聊了一會，她說爸爸書房堆滿了許多舊版的光碟，一看就是年代久遠，他還親自編了號碼，做分類。我笑笑對她講，這段我可以補充。八零年代，九零年代，台灣威權管制鬆動，民間出版業者，「地下化」反動，許多簡體書，禁書，包括海外，中國大陸的電影，也都透過「地下化」紛紛轉進台灣。我記得當時，在台大正門口對面，現今的誠品台大店附近騎樓下，在重慶南路的書店街的騎樓下，不時可見小販在兜售這些禁書，盜版光碟片，查不勝查，禁不勝禁，威權體制就那樣一點一滴的，被滲透，被瓦解了！

炎元許多光碟，就是在那些地方，一一添購的。他終其人生的後半段，喜歡讀書，喜歡看電影，尤其藝術，深刻的電影裡，其來有自。我說著，說著，眼眶裡，模糊處，處處是他當年騎著破舊摩托車，趕來赴約，然後，又駛著摩托車趕去上班的模樣。誰沒有年輕過呢？！

我後來接手《聯合晚報》的主筆室，報社老闆允許我放手找一群年輕的主筆，寫社論，以便在激烈競爭的晚報市場打出一片天。炎元就是我的主筆群之一。即便他後來，也升任《中國時報》的主筆，但我們憑著私下交情，以及，對評論原則的共識，這樣每週至少一次的社論約稿，竟一直維持到我後來從總主筆的職務上退休，倪炎元，這三個字，始終都是我的主筆名單裡最好的一位，他筆快，思維敏捷，觸角廣而深，這是一位好的主筆，最需要的才華。

後來，在一次台大八十周年的校慶活動中，當時的蔡英文（還沒選黨主席，也沒選總統），與我同場在一個校友座談會上。我們隔鄰而坐，私下閒聊時，她突然對我說「你們報系的社論，我覺得《聯合晚報》的最好，最公允！」我記得，事後我還告訴炎元，自我調侃說，她不知道那是因為兩大報最年輕最優的主筆，都在《聯晚》寫社論啊！誰沒有年輕過呢？炎元過世的簡訊，讓我在夜裡，翻出那本《1986 台灣年度評論》。那是我們昔日讀書會的一個見證，也是我們那群跨校研究生，相互藉由讀書會，參與一場劇變時代的見證。

主編的許津橋（後來的許國賢教授）走了。在書內，評論台灣媒體扭曲環境的李祖琛，走了。當時與我一起負責撰寫台灣政治的炎元，也走了！雖然，這一群作者，都在他們年輕到中年的旅程上，不負少年頭，在大學裡任教，在媒體上供職，在出版界當擺渡人，但也畢竟要在歲月的風霜，在自己身體的消磨下，一步步走進初老。我想起也跟我們幾乎同齡的小說家張大春，在《我的老台北》裡，序文上有段描述，說他早上慣性早起，窗外的鳥鳴是有規律的，一陣子，某種鳥群，啾啾不斷，過一陣子，另一群鳥，接著鳴唱不斷，接近天明，又另一批鳥來接班。

我在清晨的市場，站在魚攤前，望著老闆跟我介紹新的，我出不出名的魚種時，突然想到我該怎麼寫我的老友倪炎元，突然想到我更懂張大春那篇序的深意，突然想到我們活著，還努力活著的這群「昔日的夥伴」還可以努力的一些什麼！時代的聲音，已經是另一批吟唱的主調了，世代的音調，已經是另一種激昂的旋律了，我們唯一能做的，是好生活著，為我們那個逝去的年代，消逝的友人，留下一些「我們曾經的」隻字片語，也許，它也就是歷史的一部分了！

好走，我的好友倪炎元！記得那天我見你時，我說的話嗎？你消瘦很多，但還是當年的帥模樣！我會記得你的，我們的青春，我們的昔日之夢！

一見如故 不捨仍願一路好走

朱宗慶打擊樂團創辦人暨藝術總監朱宗慶：

倪炎元院長的辭世，讓人心中有太多的驚訝、遺憾與不捨。記得二十多年前，因緣際會與一些媒體主筆評論工作者相識，成為相當要好的朋友。大約在十多年前，在黃鶯蘭的介紹之下，終於在一場餐會上與當時擔任中國時報總主筆的炎元兄結識，印象深刻的是，當時炎元兄一見面便熱情的跟我說：「常常聽到佩璋、瑞昌、守國、夏珍……等人提起你，這次終於搭上線了！」自那以後，炎元兄也成為我們很多聚會的主人馬。

雖然是第一次相見，我們對彼此卻是相當熟悉。早在那之前，炎元兄就已是打擊樂團的熱情粉絲，同時也是教學系統學生家長，常常帶

孩子去上課，參加打擊樂夏令營，對我、對團隊都十分瞭解，給我們相當多鼓勵，可說是我們的忠誠支持者。而在打擊樂團迎接30週年之時，紙風車劇團推出「臺灣藝術家專輯」企劃，邀請我與打擊樂團作為系列首曲主題，當時便由炎元兄帶領銘傳大學傳播學院的師生，花了一年時間跟拍、剪輯、完成專輯。在這過程中，也看見炎元兄對學生、對教育工作的用心與細心。

與炎元兄長期互動下來，對他的印象，除了豐厚的學養知識外，莫過於是他永遠面帶笑容的帥氣臉龐以及溫文儒雅的氣質，大家聚在一起就像兄弟般親近。在充滿思念的此刻，雖然不捨，仍願炎元兄一路好走！



追悼倪公 滿懷不捨

沒有耀眼的頭銜，就是一個純粹的他

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林照真

總主筆、大學教授、院長之外，最懷念倪炎元本人

為炎元上香，不禁紅了眼眶。和炎元幾乎同時間進報社，很長時間都在同一單位。加上又是鄰居，孩子全是幼兒園、小學同學，經常有聊不完的話題。後來到了學界，又多了學術討論的機會。一個認識三十多年的老友，卻這樣離開人間，心中有說不出的失落。

我知道，炎元心裡一定更抱屈，更遺憾，更捨不得。他還有好多事想做。最主要，他想做他自己。

炎元的筆從未停過。在報社，新聞記者的報導會署名；炎元寫的是代表報社立場的社論，報社的名字取代炎元本人。炎元從不在意名望，個性也不爭強。他即使把自己隱藏在角落裡，因為他的文筆、博學和才華，又讓他總是被看見，必須擔任更重要的工作，休息的時間更少了。

炎元病了，在病榻前，仍忙著完成科技部的結案報告。樂觀的他一直相信，自己會好起來。因為他還有好多事想做、必須做。

他曾想，有一天離開忙碌的工作，要好

好整理他的收藏。他的書、CD、DVD，是他一生的愛好。

他曾說，在家裡看著孩子們，心裡酸酸的。一晃眼，他們都長這麼大了，真懷念他們小時候的樣子。

炎元這一生，太多時間給工作，太少時間給自己。

此刻想起炎元，沒有任何耀眼的頭銜，就是一個純粹的炎元。那個開朗、超能聊天、願意傾聽、又一定聽得懂的好友。

想起炎元，不願炎元離去，眼框又紅了。

謝謝您成為我的榜樣

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副教授劉蕙苓

在靈堂您的遺像前，我向天父禱告，求祂派天使天軍把您護送回天家，安穩在父的懷裡，從此無病無痛，無憂無慮！得知您在化療期間還寫科技部計畫，要以身作則成為同仁的榜樣，得知您在病中精神好些還整理資料為出書準備，讓我敬佩又難過！記得去年中華傳播年會，最後一場發表會結束後，你拉著我說我們兩人從來沒有合照過，於是留下了這張珍貴的影像，謝謝您成為我的榜樣，上帝會在天家好好珍愛你，我們都是基督徒，將來要再天堂相會！



為言鏗鏘 恢弘玉樹

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林福岳

倪炎元老師辭世，我心中有太多太多的不捨。

我們初識是在銘傳大學的傳播學院，當時他是講師，我是兼任講師，只是我很菜，還是低年級的博士生，而他已經在中國時報擔任主任的職務，是專業的媒體工作者。我們最常互動的時刻，都是上課前10分鐘，在教室外走廊上的談笑風生。

倪老師風采翩翩，上課內容又豐富扎實，不過當時學生私底下都稱呼他「三板老師」，因為他上課的時候，眼睛都盯著黑板、地板和天花板，不太看著同學。學生們一尤其是女學生們，都非常期待得到他關愛的眼神，因為哪有老師那麼帥的！

倪老師不僅僅是專業素養甚高的媒體實務工作者，在學術研究方面，更是非常精到深刻，且具有洞見。他曾經發表過一篇學術期刊論文〈從『山胞』到『原住民』：報紙對原住民『正名運動』的論述分析〉，是台灣關於媒體中原住民論述的經典文獻，迄今價值不墜。為此，我當初曾邀請已是中時總主筆的他，遠赴位於花蓮的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演講，他爽快地答應。當天早上他搭火車來花蓮，讓一群初接觸媒體的原住民學子大開眼界。演講完他即刻返回台北，想留他吃頓飯他都無法，因為還要趕回去寫社論。

他寫社論，下筆神速、又有見地，還曾經得到卓越新聞獎的新聞評論獎，可說是作為報社主筆的巔峰了。他所寫的每一篇社論，都可以當成評論寫作的範本。媒體界曾經有過倪炎元，也因而有了這些鏗鏘的言論。

某年我剛回台北，到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任教，他也在我們系上兼課。某日他來到系辦公室，一見到我便興奮地大喊：「來來來，我要給這個人一個大大的擁抱！」一把就抱住我，讓我差點喘不過氣來，他對我的支持和關心，給了我最大的溫暖和動力。

他後來擔任銘傳大學傳播學院的院長，我曾去拜訪他，原本只想打個招呼，但他卻抓著我一聊就聊了兩個鐘頭，談他如何運作一個學院的種種。我只是一个他校的老師，他也不管，一邊看著他說話的神情，我深刻感受到看到他對於傳播教育和提攜學生的熱情，和他眼中的光芒。

帥氣、博學而又恢宏大度的倪老師，真是一個讓人心折的人物。在另一個世界，他一定還是這樣的。

您是我敬佩的傳播學者

國家文教機構負責人宋學維（戴然）

您在擔任時報總主筆時，聽聞許多補習班學生常會投稿練筆，無償地到補習班與學生分享時事評論的投書技巧。

後來您擔任銘傳大學傳播學院院長，邀請我到學校與各系系主任一起座談，與傳院師生一起互動，會後還親自帶著我到每間教室，一邊介紹銘傳傳院的設備器材，一邊說明傳院課程規劃及改革方向，希望我能多跟補習班學生們介紹銘傳傳院研究所，也能多鼓勵學生報考。

您的《再現的政治》（獲第二十九屆曾虛白先生新聞獎新聞學術獎）更是我上課指定的參考書目及課堂論述重點。

您是我敬佩的傳播學者、效法的新聞界前輩，風度翩翩、又好又帥的倪炎元院長，永遠懷念您。願您離苦得樂，一路好走。

永遠的青山

研究所學生吳俊揆

還記得初聞您的公關課，我久久不能自己，幾次討論後，您的儒雅風趣、您的多聞眼界，令我仰望，也使得我的研究領域，直接從行銷管理倒戈到了公共關係。

成為您的研究生後，才知道文筆的洗鍊度其實還需要一抹溫情才能不失厚道。畢業後總嘗試著在演講時，模仿您的身影，可這文人底蘊，哪是模仿得起的。

又來看您了，卻依然沒辦法看到您關愛的眼神，您的眼神仍是眺望遠方般的高深莫測，我想也是，您這三板老師得始終如一啊（還好您的笑容依舊燦爛，看來這次不會退我稿了吧）

每次都想留在您身邊久一點，但又不捨叨擾您的家人，所以我又坐到了二樓的休息區陪著您。您也別招呼我，我獨自坐坐也就回去了。

畢業前我高興的對您說：「終於有了一本可以存放在國家圖書館的作品了，雖然還是錯落百出。」

您說：「俊揆啊，這是你人生的第一本，下一本再寫的時候多注意些就好了。」

我笑著回您：「老師啊，您覺得我還有機會嗎？」

您笑著拍著我的肩說：「沒問題的，可以寫成一系列的。」老師啊，我下一本的指導教授簽名，可以再請您簽嗎？

